

文学新地理⑤

湖北文学：扎根现实开新面

於可训



刘醒龙



方方



熊召政



陈应松



池莉



李修文

湖北是文学大省，在历史上素负盛名，抗战时期曾一度成为全国文艺中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近40年来，湖北文学更有长足发展，产生了开启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有3位作家的3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十余位作家的多篇（部）作品获鲁迅文学奖和其他重要文学奖项。新人辈出，代有传承。隋珠楚玉，争奇斗艳，姚黄魏紫，各呈异彩，在当代文学的百花园中，自成一一道靓丽的风景。

现实主义的沉稳求变

湖北文学向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著称，即便是在新潮迭起的年代，也不失扎根现实的精神和创作态度。但湖北作家又从来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一些成规旧套，而是根据变化着的现实和审美风尚，在不断调整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湖北文学虽不以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著称，但却以现实主义的沉稳求变见长。方方、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领军人物，就是一个证明。

湖北作家的近期创作延续了这种沉稳求变的现实主义作风，在题材、主题和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化和开拓。以湖北文学最受关注的小说文体而论，刘醒龙在《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新作把关注的目光，由乡村教师转向文物保护领域的一群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名为《蟠虺》的长篇作品，围绕曾侯乙尊盘这个青铜重器的得失、真伪，把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放在历史、文化的天平上进行严格拷问，以人物、以物量、张弛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继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之后，以文学的方式在这个日趋商业化的时代弘扬传统人格、重建人文精神一部力作。继《蟠虺》之后，刘醒龙今年又推出了一部名为《黄冈秘卷》的长篇新作。这部作品虽然仍在关注一种文化人格的当代传承，但却转向了作者的故乡黄冈这个独特地域，从这个独特地域的“地方性知识”中所蕴含的家族传奇，发掘一种地域文化人格的成因，写出了黄冈这个独特地域的文化性格和人文精神，为乡土文化书写开了一个新局面。从关切乡村教师的现实生存，到审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文化遗产，刘醒龙的创作近年来在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上，可谓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在湖北作家中，方方是一个创作

题材多变的作家，也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求新求变的作家。由早期关注青年群体和普通市民的现实生存，到后来转向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介入湖北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始终在深化和拓展现实主义的表现范畴和创作方法。近期在继反映北伐战争的长篇《武昌城》和反映辛亥革命的短篇《民的1911》之后，又驻足她前此时期所关切的普通人的生活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中短篇小说，如《声音低回》《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惟妙惟肖的爱情》《云淡风清》《于此间》等。在这些作品中，方方本着一如既往的愤世态度和悲悯情怀，一面面对世风浇薄、人情乖舛痛加针砭，一面对弱者的生存表同情，其中也不乏世事无常、人生无奈的感慨，总是通过普通人事，极写社会人生的变迁，有很强的现实穿透性。

以宏阔历史和现实为根

近40年来，湖北作家对农村社会变革，一直十分关注。早期创作多着眼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近期则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通过一些中心人物的人生追求，把农村社会变革纳入到一种社会理想的实践范畴，或揭示一种新型人格成长的奥秘，有较强的历史感和较大的思想深度。前者如刘继明的《人境》，通过主人公马拉拉的人生奋斗，对社会主义理想在新时期的历史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被论者称之为“新社会主义文学”。后者如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通过有身体残疾的主人公顺哥艰难创业的过

程，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把一种顺势而为的生存智慧锤炼成一种新型的市场人格，是上世纪80年代“能人”“新人”形象书写的历史延续。同样是关注中国农村的生存现实，陈应松的《还魂记》则以荒诞的手法，通过一个鬼魂还乡的故事，极写乡村社会的种种乱象，在暴露现实问题的同时，也为失落的灵魂寻找精神的归宿。

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家族中，历史小说一直是湖北文学的重要一系。近四十年来，继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再度获得茅盾文学奖。在完成张居正这位明代改革家的形象书写后，熊召政又把目光投向明元以前的一个复杂时代，近年来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这部三卷本（已出版前两卷）的长篇历史小说把辽、金、宋三个并立的王朝，称为中世纪的“大三国”，通过描写这三个以不同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之间的相互征战和取代更迭，总结了一个民族兴衰起落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一种通过“争夺”的方式走向民族融合的历史奥秘，是作者讴歌“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物”的创作题目的一个艺术的延续。

如同湖北作家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沉稳求变见长一样，湖北作家自身的成长也以稳步发展著称。被论者称为“荆楚三杰”的小说家晓苏、吕志青、曹军庆，堪称其中的典型。这3位小说家都有较长的创作历史，都经历过近40年文学由向西方学习借鉴到回归本土传统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这几位小说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熔铸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从观念到方法，都使现实主义在他们笔下为之一变。吕志青的创作较知性和抽象，如长篇近作《黑屋子》等。曹军庆通过折光性的写实，说出只属于他的那种真相或本质，他的创作因而较多荒诞和变形，如长篇近作《魔气》《影子大厦》等。与这两位作家相较，晓苏对现实的开掘则另辟蹊径。他要“从人性的角度，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他的创作因而要追求一种意义之外的意思和趣味，要从现实生活中榨出人性与生命的液汁。如近作《松毛床》（小说集）等。从上述意义上说，“荆楚三杰”的创作是湖北文学“扎根现实、返本开新”的一个缩影。

诗歌散文摇曳多姿

近期以来，湖北文学引人注目的另一个领域是诗歌创作。湖北是一个诗歌大省，在现代文学史上，诗人辈出，灿若群星。近期创作最受关注的主要是从底层崛起的草根诗人，其中又以余秀华的创作最为突出。这位身有残疾的女诗人，以她独特的生存体验和艺术敏感，用最直白的语言、最无顾忌的方式，书写“摇摇晃晃的人间”，倾诉内心的伤痛，表达生命的诉求，让无数读者为之感动，显示了民间写作的魅力和生活本身的力量。

与余秀华纯粹源自个体经验的诗歌创作不同，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可谓是群体经验的艺术结晶。这位兼擅小说和剧本创作的两栖作家，以近十年来奔走于城市、乡村、山林、小镇、寺院、片场以及逆流羁途的观察体验所得，将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都作了自己笔下的“山河”，借以表达对“人民与美”这两尊神祇的膜拜和崇敬。该作传承了高尔基“在人间”的创作模式，是近期湖北散文创作关切现实人生的一个艺术的确认。

现实主义是一个经典的话题，但不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精神还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都有它独特的蕴涵和生命力，湖北作家近期的文学实践为现实主义的新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相信随着文学的发展，湖北文学将继续求新求变，在固守“现实”之根的同时，开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生面。

（作者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评谈散文·真实与虚构



谢有顺

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

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风，以为这就是文化关怀；还有些散文作者，花一两年时间写一篇文章，精雕细琢，恨不得字字珠玑，但散文里寄寓了太多的东西，修饰反而显得做作。

散文在中国，先前虽为文学文体的源泉之一，但发展到今天，它在文体上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散文无类，散文也无界。这种没有边界的自由，一方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把散文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它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了。

散文看起来可以包容各种体裁，其实已成次要的文体。就着文体革命而言，散文是这几十年来所有文体中变化最少的。小说、诗歌和戏剧，这几十年来都发生了巨大的文体变革，唯独散文，总是生活在回望之中——现代散文的成就成了散文界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散文一切的创造空间，在20世纪似乎都被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等人穷尽了。当代散文还能做什么？当代散文如何获得自己独立的文体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来，散文所依赖的话语制度，几乎没有变化过，这对小说或诗歌写作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小说、诗歌界的变革热潮风起云涌，散文的经典写法好像一直无大的改变。以现代文学的比较为例，经过这40年的文学探索，当代小说界也许还没有产生像鲁迅、沈从文这样的大家，但就文体、结构、形式、视角等叙事艺术而言，却要比现代小说丰富得多；比起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变革和成就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代散文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要落后于现代散文的成就。

散文面临着艺术上的停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梁锡华在《多角镜下的散文》一文中所说的散文踏入21世纪中期以后“会衰退，甚至会消亡”，看来并非危言耸听。据梁锡华考证，自20世纪40年代之后，西方散文已日呈衰落之势，“即使驰骋世界数百年之英国散文，也难逃此劫”。梁锡华对散文总体趋势的判断有一定道理，毕竟，艺术上的停顿，总是一种文体衰败的先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外在的繁荣，不经意地为不少人制造了散文日益兴盛的幻觉。这种散文热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探索，其实并不多。朱光潜说，散文可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论小品文》）而张爱玲却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些，说的都是散文应面对个人，应把姿态放得很低，否则，散文可能就失去了它本应有的话语品质。而现在，一讲到散文的变革，就把题材越写越大，字数越写越长。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风，以为这就是文化关怀；还有些散文作者，花一两年时间写一篇文章，精雕细琢，恨不得字字珠玑，但散文里寄寓了太多的东西，修饰反而显得做作。

在专业写作越来越多的散文界，那些为变革而变革的做作的散文探索，看似热闹，其实早已远离了散文的本心，所谓的散文热，并未对散文这一文类的发展贡献多少新的经验。

我对散文的阅读，开始转向那些非专业的、有平常心的文字。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饰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张弛有度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在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

散文的无规范，用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书的话说，是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我不看好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许多时候，把散文当作一种专业写作，反而会失了散文的风采。

当代有成就的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阿来、铁凝、余秋雨、南帆、李敬泽、于坚、钟鸣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是小说家、诗人、理论家，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这仅仅是出于偶然吗？或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正途。

确实，许多时候，最好的散文都是“业余”的，“无用”的，它仅仅是为了呈现作者的一片闲心、一种思想的情趣而已。梁实秋在《论散文》里说：“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掩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论散文》）这种自由感、平常心、近人情、非专业、闲笔和闲心、显现一个人的性格等散文写作应有的品质，专业散文家笔下未必有，反而在那些正统散文界难以归类的作家笔下，我们可以读到更多。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散文写作群体日益扩大，散文的非专业化写作已成主流，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说话方式，一种个人观察世界、理解生命的视角。散文所承担的，更多是对自我世界的塑造，它当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以虚构为核心，相反，它需要向我们出示更多的真实和确信。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伦理上确认了一个散文家所说的和他的内心有着某种一致性，我们才能开始一种有信任感的阅读——这样的阅读，仿佛是为了证实一个在俗世里活跃的心灵有着怎样的趣味、行动、困惑、理想和未来。

从本质上说，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它是自由、业余、非专业化的。但它可以清晰地照见写作者本人，所以，它的现状如何，作家的现状就如何。它如果陈旧，说明作家的观念陈旧；它如果持续在变革，说明作家还有艺术冒险的勇气。而它作为一种文类的希望，恰恰是在专业的散文界之外，这点尤其值得深思。（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海百合的舞蹈和追问

韩起

魅。和她的小说一样，她在画中建造花园，确切而抽象，所有的美都被抽去人间重量，精微脆弱地呈现。这是至美之相，是纯粹精神的舞蹈与飞翔。

评论家陈晓明说，童话是不断接近人类心理的最原初的一种状态，让我们不忘初心。《海百合》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美与丑、善与恶斗争的故事。简单会有一种质地。徐小斌以她的才华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本，就是绘画和童话的结合，这里面也融化了她对文学的从“至繁”到

“至简”的变化。通过《海百合》的绘本，我们能领悟到徐小斌关于生命本身的某种追问。

在评论家杨庆祥看来，意象性元素和巴洛克风格构成了《海百合》这本奇瑰的童话故事。书中每一幅画的色彩几乎都有着超过一般绘本的鲜艳，甚至可以说是浓墨重彩。这是对我们视觉的刺激，同时也是一个解放。

徐小斌表示，最好的童话应该是给所有人看，不仅仅给孩子。当时创作《海百合》的初衷也不仅仅是为了



徐小斌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孩子。《海百合》中蕴含的神秘感，源自她至今还葆有的好奇心，特别是古印度婆罗门教关于曼陀罗花的一个画面，激发了对于致幻性植物、花语、宇宙法则的无穷想象。

化的语境下也要坚守自己本民族文化。

“90后”作家王占黑说，我生存在老社区，老工房，成长的过程让我形成审美上的一种偏好，我喜欢这样一种民间的杂乱的但又很丰富的值得挖掘的空间里的各个元素，是这些元素让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写最熟悉的东西。因为对这些社区及城市发展有一些渐渐深入的了解，才愿意去做一个行动者，参与社区的共建，介入社会的一些活动。

贺绍俊、张清华、刘琼、郭艳等评论家对王占黑、王小波、贾平凹、史铁生、周朝军、索耳、路魁、李君威、马晓康等10位“90后”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一对一”的点评。“70后”作家鲁敏、乔叶、弋舟、张楚等与“90后”作家以“文学的代际：沟通与理解”为主题进行了对谈。

“90后”作家：文学新力量

杨鸥

作家群体的认识。我们也从中看到他们对纯文学本身的信仰。

在广东文学学院院长熊育群看来，“90后”作家是城市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都有较深厚的学养，有全球化的视野，有丰富的前人文经验可以继承。

评论家施战军认为，“90后”这一代作家与前代作家不一样的是姿态性很弱，“70后”作家包括“60后”新

生代作家开始时个性的表演性非常强，“90后”作家比较客观，他们的妄念很少，源自于天真，但也有正视身在其中的生活的努力。“90后”作家应该从已有的文学传统中学习根本性的文学品质。

“90后”作家李唐认为，“90后”可以说是第一代从小接触到网络的写作群体，网络时代各个文化之间信息的融合比以前要快，由此可能会诞生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比如国际性写作。在全球

与“80后”作家相比，“90后”作家是悄然出场的一代，随着一代文学新人在创作上的不断求索与逐渐成熟，近两年来，“90后”作家越来越受关注，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文学新力量。由中国作协网、《作品》杂志社共同主办的“90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与座谈活动日前在京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指出，文学进入新时代，需要新生力量。青年作家的成长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90后”作家在今天成为一种现象，走上文学的前台。在座的10位“90后”作家是有代表性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学触觉非常广，不是被限制在私人领域里的作家，对社会现实、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介入体验非常深，改变了我们对青年